中外科幻故事丛书

文明幻灭

《中外科幻故事丛书》编委会编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主　编：　刘文武　蒋卫杰

副主编：　葛　兰

编　委：　左　骏　肖艾林　刘叶青

梁　叠　叶文殊　乔晓艳

邵建涛　丁德华　陈凌智

前　言

19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飞速发展，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以机械化大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工业革命。人类的生活舞台和生存空间得以大大拓展。文学家们纷纷开始对科学未来和美好明天浮想联翩。

英国诗人雪莱第一个以其诗人的梦幻创造了《弗兰肯斯坦》而开科幻小说创作之先河。接着法国作家凡尔纳和英国作家威尔斯将这种新的文学形式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前者以其现实主义手法，在现实科学的基础上展开合乎逻辑的想象；后者则以其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了对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种种忧虑。

伴随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许多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进入20世纪后期，大量科幻小说所描述的“ 梦幻 ”已变成了千真万确的事实：“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已非天方夜谭；“ 空中楼阁 ”并非海市蜃楼；即使“ 对牛弹琴 ”也非知音难觅。

但是，人类生存环境和生存空间在不断拓展的同时，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污染和破坏，人类生存危机四伏——人类在创造文明和享受文明的同时，也受到了日益严重的文明威胁。科幻小说更多地表现了这种忧患意识。在70年代前后，科幻小说的创作出现了“ 百花齐放 ”，欣欣向荣的“ 黄金时代 ”。到80年代达到鼎盛——涌现了像克拉克、阿西莫夫等

一大批文采飞扬的极负盛名的科幻作家。作品写作技巧高超娴熟，表现手法灵活多样，创作内容丰富多彩——使这种新的文学形式达到了近乎完美无缺的境界！

当科学水平发展到相当高度，很难有新的重大突破。进入90年代以后，科幻文学的创作也相对平淡下来。但仍不乏得力之作。如美国克赖顿的《侏罗纪公园》就曾轰动一时。科幻小说仍以其惊人的预见性、非凡的启示性和丰富的文学性而具有众多的读者和强大的生命力！

它将极大地启迪青少年儿童的思维智慧，培养其对科学的浓厚兴趣。

为此，我们选编了这套《科幻丛书》。以中小学生读者为主，兼顾不同的欣赏层次。作品函盖了中外各国不同时期、不同流派、不同作者的不同风格的代表作——几乎都是名家名篇。选取在科幻领域具有重大影响的13位代表人物的近25篇代表作品，改编独立成15册。对于其他名家名篇，因篇幅所限，只能改编成小故事与中短篇小说一起按主题分类成35册。全套共50册。

由于时间仓促，许多作者（译者）没能取得联系，恳请见谅；因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95年7月

目　　录

化身博士……（英）史蒂文生（1）
胜利检阅……（美）亨利·斯莱特（12）
青春泉……（英）杰克·夏基（16）
大蚂蚁……（英）霍·法斯特（24）
狐狸与森林……（美）雷·布雷德伯里（37）
选择的逻辑……达·科列茨基（53）
未来的惊涛……（美）弗里茨·莱伯（73）
火气球……（美）雷·布拉伯雷／武振民（93）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化身博士

怪异的遗嘱

厄塔森律师是一个天性沉默、敦厚、谦逊的人，对朋友，他总是与人为善，始终如一。

有一天，他和他的远亲理查一起散步。当他们走过一条小街时，理查指着拐角处一扇油漆剥蚀的楼门对他说：“ 这扇门使我想起不久前这里发生的一件事。有天夜里，我亲眼看到一个矮个子男人在拐角处撞倒一个八九岁的女孩，并且无情地从她身上踩过去。我冲上前抓住了他，他朝我看了一眼。啊，那目光多么可怕，多么令我憎恶！这时躺在地上哭叫的女孩身边已经围过来一些人，他无法逃身，只好冷冷地说：‘ 开开价吧！’大家提出至少要赔偿100镑。他就走到这扇门口，用钥匙打开它。几分钟后，他就拿着一张签了名的支票出来——你知道，那签名是谁的吗？竟是德高望重的杰基尔博士的，我想象不出杰基尔会跟这恶棍有什么关系！”

厄塔森吃了一惊，因为这扇门恰好是杰基尔家的后门，而杰基尔又是他的老朋友，还委托他作遗嘱执行人。于是，他问理查：“ 你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吗？”“ 当然，此人名叫海德。”听到这个回答，厄塔森脸色骤变，海德正是杰基尔遗嘱上指定的继承人！

遗嘱上这样写着：“医学、民法学、法学博士，皇家学会会员杰基尔逝世时，他所有的财产即转入他的‘朋友兼恩人’海德之手。如果杰基尔失踪，三个月还不见踪影，海德也立即可继承杰基尔的全部财产。”

这份怪异的遗嘱一直使厄塔森隐隐感到不安，现在这不安已经变成实实在在的危险，那继承人海德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恶魔！厄塔森决心要调查海德其人！他首先去拜访杰基尔的老友拉尼翁医生。拉尼翁说，他近来很少见到杰基尔，杰基尔的脑子似乎出了毛病，常想出一些过分荒唐的计划；至于海德，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厄塔森并不气馁，他坚信海德一定还会在那扇门前出现，于是他经常在附近徘徊。一天晚上，晴朗无雾，他正走到小街的拐角，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一阵憎恶、恐怖的震颤掠过他全身，他立即直觉到这人就是海德。海德抽出钥匙正要开门，厄塔森急忙跨上前，问：“是海德先生吧？”那人发出嘶嘶的声音，反问道：“您是谁！有何贵干？”“我是杰基尔博士的朋友厄塔森……”“您见不到杰基尔，他不在家！”海德斩钉截铁地说，同时狂笑起来。月光下，厄塔森看见他那青白色的脸抽搐着，给人一种胆怯和狂妄混合的畸形的印象。这时，海德已打开门，迅速地消失在门后。

厄塔森心烦意乱地站在门外，这个海德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极力想作出一个结论：是的，这肉体里似乎包藏着魔鬼的灵魂，邪恶的、地狱的光焰在他的眼里燃烧着。厄塔森觉得他必须立刻见到杰基尔！

杰基尔的书房还亮着灯，厄塔森敲了敲门，老管家浦尔开了门，请他进去，说杰基尔博士不在家，问他要不要等博

士回来。厄塔森想：海德说得不错，杰基尔果然不在！于是也说：“ 不，我想不必等他回来。只是我刚才看见海德先生从后门进来，杰基尔博士不在时，他也可以自由出入吗？ ”“ 是的。 ” 浦尔回答。

三个星期后，杰基尔博士又请客了，客人都是声名卓著的人，厄塔森自然也在其中。席散之后，厄塔森故意留下来，想和博士谈谈心。博士坐在炉火边。他高大、健壮，熊熊炉火映得他容光焕发。“ 我想跟你谈谈那个遗嘱。 ” 厄塔森开门见山地说。博士显然很不喜欢这个话题，他打着哈哈说：“ 我可怜的朋友，别为我的遗嘱愁眉苦脸的了！你和那迂腐透顶的老学究拉尼翁一样，一个老对我的科研计划大吵大闹，一个老对我的遗嘱唠唠叨叨！ ”“ 我最近听到一些关于你的海德的事，很不妙。 ” 厄塔森坚持着要说下去。听到这话，博士眼光黯淡下来，说：“ 我非常感谢你告诉我这事，但是我的处境非常、非常奇特，我恳求你理解我，容忍这个海德，一旦我从这世上消失，请关照他，就像关照我一样，把他应得的一切都给他。 ” 厄塔森长叹一声，说：“ 我无法假装喜欢这年轻人，但是，我答应你按法律办事，把你的一切交给他。 ”

凶残的海德

一年以后的一个深秋的晚上，发生了一件震惊全伦敦的残暴的杀人事件：善良而尊贵的丹佛斯·卡鲁爵士无缘无故地被人用手杖活活打死。这桩暴行恰好被一个失眠的女仆看见，当时她正坐在窗口赏月，目睹了一切，而且她又恰好见过这凶手，认出他是常在这条街上走来走去的海德！

厄塔森听到这消息，急忙赶到出事地点。他一眼看到扔

在血肉模糊的尸体边的半截手杖，立即就断定，凶手是海德无疑！因为那手杖正是他多年前赠给杰基尔的。

不能再拖延了！厄塔森认为必须彻底地和杰基尔谈一谈。杰基尔不在书房，他在后院的实验室，就是后门连着的那一幢房子里。浦尔带着厄塔森律师穿过院子，走进一间光线幽暗，布满灰尘，到处堆放着仪器、箱篓的大房子里。满面病容的杰基尔就坐在房间深处的壁炉边，和一年前比，他似乎变了一个人。

“您听说了吗？”一见面，厄塔森就问。“是的。”“您不会疯狂到把这家伙藏起来吧？”厄塔森说。“我起誓，向上帝起誓，我再也不会见他，我要和他一刀两断，结束一切。他永不再露面了！”“您这么肯定？”“我有理由可以这么肯定，这里有一封信，是海德的，我不知道是否要交给警方？”信的笔迹很生硬，内容简短，大意是他多年蒙博士照顾，无以为报。这次他准备逃亡，永不返回。厄塔林看完信，长出了一口气，说：“那遗嘱中‘失踪’的条款一定是海德让你写上的，是吗？他早就计划要杀死你，现在你算是死里逃生了！”厄塔森说完这话，立即向博士告辞。走出大门时，他问浦尔，今天是否有人送信来？浦尔说，绝对没有！“那这封信一定是海德亲自从后门送进来的。”厄塔森想。

厄塔森回到家里，恰好他的事务所主任盖斯持来访，他是一个鉴定笔迹的行家。厄塔森向盖斯特展示了这封信，问他有什么看法。盖斯特仔细看过一遍，说：“笔法很奇特。”这时，仆人给厄塔森送来一张杰基尔请吃饭的便条，厄塔森看过之后，就放在桌上。盖斯特扫了一眼那张便条，眼睛忽然发亮了。他把两张条子并排放着，看了又看。“怎么啦？”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塔森惴惴不安地问。”啊，这两种笔迹惊人地相似，只不过倾斜方向不同罢了！”盖斯特说。“啊，杰基尔竟为凶手伪造信件？”厄塔森不由浑身冰凉。

时间一天天过去，海德就像肥皂泡那样消失在空气里，不再出现了，厄塔森也慢慢从惊恐中恢复过来。尤其令人欣慰的是，杰基尔也开始走出蛰居之地和朋友聚会，参与公共事务。

但不久，博士又开始经常地独处一室，拒绝会客，连厄塔森也屡次吃闭门羹。这天，厄塔森去看拉尼翁，想向他打听博士的近况。没想到他愁容满面，举止失措，精神已达到崩溃的边缘。他拒绝提及杰基尔，嚷道：“我和这个人已经一刀两断，别再提起他！等我死了，你可能会知道这里面的是非曲直，现在我无可奉告！”

半个月后，拉尼翁去世了，留给厄塔森一封密信。外封皮上写着：“由厄塔森单独一人时亲启，万一此人去世，必须不启封直接销毁。”打开这层封皮，里面还包着一层纸，上写：“杰基尔死后或失踪后方可启阅。”作为一个律师，厄塔森必须保持职业上的忠诚，他强压好奇心，把信放进私人保险箱的最深处。

时间慢慢地过去，一个星期天，厄塔森散步，经过博士的家。他看见一扇窗半开着，形容枯槁的博士正紧靠窗坐着，呼吸新鲜空气。“是你，杰基尔！”他惊喜地叫道，“你好吗？”“很糟，”博士疲倦地回答，“非常糟，我的日子不多了，感谢上帝！”“多出来遛一遛，就会好些的！”“你真好，我也希望能这样……”他脸上露出亲切的微笑，但是忽然笑容消失，就像被一只魔手抹掉了一样，博士的脸上骤然换成了一副可怕

的、令人憎恶的表情，使厄塔森毛骨悚然，窗户也随之啪的声关上了。“ 上帝，上帝！它使我联想到另一个可怕的人！ ”厄塔森森不住喃喃地自语着。

谁被谋杀了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浦尔来访。“ 老天！ ”厄塔森立即跳起来，问：“ 出了什么事吗？ ”“ 厄塔森先生，”浦尔说，“ 我再也受不了啦！我认为，博士可能被人谋杀了！ ”“ 什么？谁？谁谋杀了他？ ”“ 我也说不清，您最好亲自去看一看。 ”浦尔剧烈地颤抖，几乎接不住律师递给他的酒杯。

这是一个月光惨淡、寒风呼啸的夜晚，枯黄的树叶在风中颤抖，发出凄厉的叫声。厄塔森和浦尔匆匆赶路，谁也不说话，一种不祥的预感紧紧揪住了他们的心。

他们走进大厅，发现所有的仆人都聚在这里。“ 怎么，你们为什么都在这儿？ ”“ 我们害怕！ ”仆人们说，一个女仆甚至呜呜地哭起来。

“ 嚎什么！ ”浦尔厉声说，“ 去给我拿支蜡烛来！ ”然后，他请求厄塔森跟他一起到后院去。他们轻步穿过那堆满箱篓的大房间，走进楼梯口。“ 先生，您尽量轻些，我让您听听他的声音，但您不要被他听见。如果他叫您进去，千万别进去！ ”说完这些，浦尔便鼓足勇气，朝楼上喊道：“ 先生，厄塔森先生想见您！ ”“ 我不能见任何人！ ”楼上回答，那声音充满愤怒，伴随着嘶嘶的寒气。“ 先生，”浦尔对厄塔森低语道，“ 这是我主人的声音吗？ ”“ 好象变得厉害。 ”律师面色苍白地说。“ 仅仅是变了？ ”浦尔问，“ 不，我在这里工作了20年，会辨不出主人的声音？不，主人又被谋杀了！8天前那呼天抢地的哭声

才是属于他的，而这个声音，却是凶手的！”浦尔说。“呃，假定博士被杀了，那凶手为什么要留在房间里呢？”律师问。“问题就在这里，”浦尔说，“一周来，这个人，或者说，这个反正不是我主人的东西整天地哭，还急不可耐地要一种药品。他把约名写在纸上，丢在楼梯口——这倒是主人平时的作风。我就拿着这药单满城跑，买来的药，每次都不合标准。”“让我看看这个纸条。”律师说。浦尔把一张皱巴的纸递给厄塔森。“你看不出这的确是博士的笔迹吗？”厄塔森嚷道。“笔迹又算得了什么？我见到过这个人！”浦尔说。浦尔那天有事去后院，没想到这个家伙正在箱子里翻找东西，突然发现管家，大叫一声，跑到楼上去了。“您说说，如果他是我主人，他为什么要叫，要逃避我？为什么他要戴着面具？我的主人是个大个儿，而这家伙，像个老鼠！您再听听，他正在楼上走来走去，脚步那么轻巧，像个小伙子。不，这决不是博士，说他是海德，那倒很象！”浦尔终于说出了这个可怕的名字，边说边打着哆嗦。“浦尔，”厄塔森终于下决心说，“既然这样，我们有责任把门撞开，把这事弄个水落石出！”“啊！这正是我希望您说的话！”浦尔大叫道。

他们叫来另一个仆人，拿着斧子，站在门口，然后厄塔森走进那发出无休止的脚步声的房前喊道：“杰基尔，我要见你——非见不可！你不答应，我们就撞门！”“看在上帝份上，别那么做！”门里发出哭泣般的声音。“是的，这的确是海德的声音！”厄塔森叫起来，“浦尔，砸门！”门非常坚实，他们砸了很多下，才把门砸开，房里的一片死寂把他们吓呆了，壁炉里生着火，炉旁放着安乐椅，小桌上放着茶具……看起来这房间正是一个最安静的工作室。但是房间正中却侧躺着一

个还在抽搐的人。他们踮起脚走近他，把他翻过来，看见了海德的面孔，他的手中还紧握着一个发出苦杏仁味的小药瓶。

人性分割的试验

凶手在这儿，已得到应有的惩罚，但博士在哪儿呢？大家找遍每一个角落，都没有发现博士的踪影。但是办公桌上，却放着墨迹犹新的几份文件，第一份就是那遗嘱，但是继承人的名字却不是海德，而是“厄塔森”！

厄塔森只觉得双眼发黑，文件签署的日期是今天，这说明他今天还活着！第二份文件是写给厄塔森的，要他读一读信封里的“自白书”，就会明白所有的事。

厄塔森回到自己的寓所，怀着紧张的心情拆开了自白书，一页一页地看下去：

我生来就占有大量财产和足够的聪明才智，因此我注定要有一个灿烂的前程和与之相应的清高孤傲的性格，我不得不全力压抑第二自我，压抑那沸腾着的、寻欢作乐的欲望！诚然，每个人都具有善与恶的双重性，但是这两种品性的对立在我身上表现得更突出、更鲜明，当我放松自己，把自我控制丢在一边，我是我自己，我一头扎进可耻的寻欢作乐中；当我辛勤地致力于造福人类的研究时，我也是我自己。这两种互不相容的品性捆在一起成了痛苦的根源。如果可以把它们分开，恶就可以自行其是，不必受善的约束、指责；善则在光荣显耀的路上步步登高，不必因恶而羞辱、悔恨。分离它们的诱惑力是如此强烈，它使我废寝忘食地去研制这种药剂。最后，我用某化工厂的某种盐类配制成一种沸腾、冒烟的药液。我克服了自己的恐惧，把药液一口吞下。接着产生的，是

撕心裂肺的、诞生和死亡的痛苦：肌肉在紧缩，骨头在断裂。不久痛苦过去，人有如新生。一切义务的束缚都溶解了，我感到轻松、兴奋、生气勃勃。我朝镜子里望，第一次认识了海德。他瘦小、轻捷，和仪表堂堂的杰基尔相比，他身上虽然有畸形、朽败的烙印，但也是自然的、人性的，给我一种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的感觉。

我极力克制海德心中那“欲”的冲动，再喝了一杯药剂，看我是否能恢复原形。我重受了一次肢体溶解的痛苦，又成了杰基尔。这种药的魔力引诱着我，直到我变成它的奴隶。试想想，只需一杯药，我就变成了海德，可以自由地寻欢作乐，为非作歹；同样只需一杯药，海德便像呵在镜子上的一口气那样消失，代替他的是德高望重的、坐在实验室里的杰基尔，任何恶行都不可能和他产生联系，他的名誉洁白无瑕，这有多妙！

为了长期地尽情享受善恶分离的乐趣，我买进了大批这种盐类。但不久，终于出了破绽。海德撞伤了一个小女孩，不得不用杰基尔的签名支付赔偿费。这以后，我为海德另立了一个户头，而且在一段时期克制自己，不让海德出现，把他锁入“牢笼”。但禁锢愈久，欲望愈强，当我再一次喝下这种药剂时，海德变成了一个恶魔，于是犯下了打死卡鲁爵士的骇人罪行，全国都在通缉这个令人痛恨的杀人狂海德。

我虽然做到了人格分离，但却有共同的记忆。海德在作恶时可以如醉如狂，不顾道德的约束；杰基尔对海德的罪恶却不能不怀着理智的恐惧。上绞架的威胁迫使我放弃这场游戏，而杰基尔正是我避难的城堡。但海德却一直在我内心嚎叫，要求复活，而且逐步摧毁我用药力维持的平衡。有一天，

我在花园的长凳上休息，回忆着海德堕落的生活。忽然，一阵恶心，一阵颤栗，我晕倒了。眩晕消失，我觉得自己变得胆大冲动。我低下头一看，我的衣服变得又宽又大；那双富贵、肥润的手，变得青筋毕现，而且长满了毛：无需药剂，我竟又变成了那个人人追捕的、臭名昭著的罪人海德！

我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我尽力把衣服整理得像样一些，用帽子盖住半个脸，叫了一辆车到了一家旅馆，人人接近我这恶的化身都止不住战栗，而我也怕见人。幸好我的笔迹还是同样的，我写了封信给拉尼翁，让他拿着我的信到我家去找浦尔，从锁着的柜子里把我的药剂拿到他那里去。于是我以海德的面貌出现，在拉尼翁那里，当着他的面恢复了杰基尔的面目。这件事对可怜的拉尼翁打击太大，他憎恶这种变形的试验，但又不忍心为了惩罚恶的海德而同时葬送善的杰基尔，这使他精神崩溃，走向了死亡。

而我，面对着时时要变成杀人犯海德的可能，痛苦和恐惧使我精疲力尽。我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把自己关起来，靠喝双倍的、甚至更多剂量的药保持杰基尔的原形。更可怕的是，那种盐类很快被我用完，我用重新购置的同种盐类制备出来的溶液，却再也不能产生复原的效果。我这才明白，我原来那批货是不纯的，正是我不认识的那种杂质，使药剂产生了邪恶的功效！

我现在是最后一次用杰基尔的思想来思考问题了，我必须抓紧时间，把这份自白书写完。半小时之后，我又将变成那个可恨的海德，而且永远以他的面目做人，他会不会死在绞刑架上，抑或在最后的一刻有勇气解脱他自己？

在此，我封好我的自白书，让杰基尔的生命来一个结束。

厄塔森怀着无法形容的复杂心情读完了“自白书”，随即，他又从保险箱的深处拿出拉尼翁医生临终前给他的密信。那封信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杰基尔变形的经过，同时表现了一个正常人对这种不负责任的人格分裂的极端憎恶。至此，杰基尔的人性分割的试验，以悲剧的形式告终。

胜利检阅

敌人投降的消息使纽约的妇女们高兴得如醉如狂。举行胜利检阅前，一连好多天，姑娘们全体出动，沿着已经变成一片废墟的第五大街摆开阵势，带着干劲和决心，努力消除碎石，格格地笑个不停，像在卧室里一样放肆随便，乐得心花怒放。

到了举行胜利阅兵的那天早晨，第五十七街劫余剩下的几幢办公大楼里，纽约公司的雇员百分之百出勤。这一天，谁也不想去干活，因为纽约公司的九层楼上可以看到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奇妙的胜利阅兵式。9点整，姑娘们开始来到，三五成群，嘻嘻哈哈，叽叽喳喳，围在办公桌、铅板防护的水冷器、制人造咖啡的机器四周。她们别的什么都不谈，只谈胜利阅兵式。谁也不会怪她们，哪怕是那些皱着眉头的管理员。

这天上午，姑娘们个个娇媚动人，这景象也实在引人注意。最好的衣裳从珍藏的地方取出来，缝缝补补，修修整整，尽可能弄得像样一点。有那么几位寥寥可数的姑娘，侥幸把配给的口红省了下来，正慷慨地把颜色黯淡的小铅管里装的口红交给伙伴们传来传去。这种红褐色的粘乎乎的彩蜡，涂上嘴唇之前还得用火柴烤一烤，可是没有人埋怨不方便。哪怕是那位严峻的打字管理员普里查德太太，也接受了这种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